他咧嘴笑了。"是的，但科学本身就是回报，必须要做出牺牲。达芙妮本来会是个出色的愚蠢荡妇，但别担心，她现在在社区的其他狗中非常受欢迎。她还留有一点人性，但她在当前的形态下非常快乐，即使是我的技术也不能让她恢复。当然，如果我不给她处理，她可能会怀孕。”

他的话让她感到寒意沁背。她擦掉一些泪水——她这些天情绪化得很！——然后设法提了另一个问题。

“那么，他呢？那个恶心的老头，像，总是超级恶心的？”

她指向窗外的花园，哈特福正在为急切的达芙妮准备狗粮。

“哦，好吧，哈特福非常忠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并不一直是这么老。记得我有一个思想交换装置吗？而且你难道没有惊讶过，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比任何一个这年纪男人都经验丰富？”

詹妮一脸茫然。她甚至无法解析那个句子。这让她的大脑感到迷茫，她把一根长金发弄卷，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欧文哈哈大笑。

“我怎么会这么蠢，竟然没有意识到我把你已经变得多么愚蠢了。用你那个轻飘飘的小脑袋能理解的方式来说，亲爱的，我曾经就是哈特福。”

她惊呼。“但是，那完全不可能！他像是活了几千万年或什么的！”

"今年八十二岁了。嗯，当我的第一个助手还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他引诱到这里，并且将我们两个的身体互换了。我现在拥有了所有的力量和权力。他忠诚地跟随我，因为他知道只有我可以在几年后我有了更好的身体时，还他原来的身体。他只需要坚持住，哈哈！而且他那衰老的体形根本不足以强壮到控制我，我也不允许他太接近。他必须遵守严格的条件。此外，我也把他变得愚蠢了点，只是确保我始终控制一切。”

珍妮的嘴唇颤抖着。她感到恐惧。更多的眼泪流出，尽管艾尔文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她还是跑到他的怀里寻求安慰。而像往常一样，安慰变成了兴奋，兴奋变成了性爱。几分钟内，他就提起她紧身的小粉色裙子，把她推到厨房的桌子上，从后面将他的阴茎插入她的身体，让她在快感中尖叫。

"对，我的宠物！"他大叫。"你是我的！全都是我的！所有的你都是，但你是最甜美的！因为无论你多么讨厌这个，你总是想要更多！对吧？"

她喘息着，感到他再次插入她，把她带向那越来越近的美妙高潮。"对，我讨厌这个，但我太想要了！太想要了！！！"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性爱，家务，娱乐，以及总是只能表现得像个蠢荡妇的生活循环不断地进行着，直到她过去的生活在她常常分神的头脑中变得模糊、难以捉摸。她甚至发现自己害怕蜘蛛，呼喊其他人为她杀掉它们！但在那段时间里，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看向远方、烦躁的哈特福德也是一样，而她给了那个看起来渴望关注的可怜的达芙妮额外的关心。

艾尔文有一天出差了。詹妮不确定为什么。他经常不告诉她一些事情，但即使他谈论即将到来的日程，她常常也会忘记。把所有这些复杂的信息都保留在她那漂亮的小脑袋里太困难了，因此顺其自然要容易得多。每一天，她都感觉自己被进一步磨损，丧失了自我，越来越像一个愚蠢荡妇，而让这发生更让她感到激励。她已经不再理解“激励”这个词的含义了。她更喜欢将它想象成“感觉，就像，什么东西超级好！”

因此，在她的丈夫、主人和实际拥有者离开前，他确保利用她的色欲，从她那里得到一个乳交。她在胸部涂满润滑油，然后吸吮他的大阴茎，同时让他在她的乳房之间抽插。当他达到高潮时，那感觉非常奇妙地令人羞耻不已。

"嗯嗯，"她咕哝着，她的眼睛翻到了后脑勺，她狼吞虎咽地吞下他的精液。她停下来，舔舔嘴唇。"那真是，好像，太好吃了，老公。"

"是的，你喜欢这个，不是吗，雅各布?"

她静止下来，嘴唇颤抖着。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一波混杂的情绪猛然袭来。

"那是-那是我以前的名字。当我还不是一个性感的极品荡妇的时候。"

"是的。我喜欢时不时地提醒你。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漂亮宠物。现在，我必须走了。我要去见一些朋友，还要在我另一个实验室做一些额外的工作。为我让这个地方保持整洁。带达芙妮出去散步。哈特福德在这附近：确保这个老傻瓜没有偷懒。"

她点点头，还在颤抖。他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深深地吻了她。她回应了这个吻-她想这么做-但她设法稍微克制了一下。

"是的，继续抵抗。这使得一切更有趣了。我期待着让你怀孕，亲爱的。然后你新生活的乐趣就真正展开了。"

"你想要，像是，让我怀孕吗？"

"哦，是的。我喜欢我的前实验室助手，如此聪明有才华，沦落到为我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样子。但现在，我必须走了。我不在的时候你想一想。"

她确实在想那个。她在遛狗的时候就竭尽其浅薄的心思在想这件事。Daphne，一如既往，非常兴奋。她似乎比普通的狗更聪明，可能因为她本不应该是一只狗，就像Janey不得不无数次提醒自己的那样。至少，这使得在散步的时候有人可供聊天，这感觉很棒。

"我们就像，两个豆子在一个豆荚里，或者什么的，"她在巨大庄园外的森林小道上走着时说道。"你本来应该变成一个像我这样的热辣美女。做为狗不需要像我一样一直和Irvine做爱，是不是更好呢？"

Daphne高兴地吠叫，跑来跑去。

"你真幸运！"Janey说，咯咯地笑。"我打赌你一定是，像，公狗们很受欢迎的那种，对吧？"

这个漂亮的猎犬又吠叫了一声。

"你想要，像，变回来吗？你知道，再次成为一个帅气的男人吗？"

这只狗呜咽着，低下头把爪子放在脸上。

"我猜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否定。但我想你可能记不清当初自己是个男人的事情了。我有时候也要努力去想。这真的，真的，真的很难。就像穿过果冻思考。天哪，我爱果冻。真美味！"

Daphne轻轻地咬了咬她的脚跟，这个行为让Janey想起她的思绪已经跑题了。这只狗肯定能跟得上她的对话，足以让Janey保持在正轨。

"你是我的大脑朋友，"她说。"我希望我还有我的大脑，和一个阴茎之类的东西。我太笨，太像傻瓜了，甚至不能，像，想出一个出路！像，怎么操作那些什么东西？"

Daphne高兴地吠叫，跳来跳去。

"不，我们不玩！别舔！"

她笑了起来，把狗拍打到一边。也许有时候它也超级笨？每当她谈论那台机器的时候，它就会变得非常兴奋，到处跳，牵引着她的遛狗绳。这只是让她咯咯地笑，忘记了她在说什么。

但是当他们突然在薄雾的树林中听到一声低沉的呻吟时，笑声停止了。现在还是上午，但是他们所在的地方的光线很暗，Janey恐惧地颤抖。

"天哪，我希望那不是，像，一个鬼！如果它想强奸我怎么办？"

她检查了一下自己性感的身材。她穿着粉红色的运动胸罩和紧身的粉红色运动短裤，中腹部完全露出。她的头发扎成可爱的金色马尾。当一种刮擦声从小径传来时，她猛地跳了起来。

"我们应该回去！"

但Daphne很兴奋。她冲前，拉着Janey向前。她咒骂自己的女性化的软弱，希望她能再次像男人一样坚强。

"等等！不，停下，Daphne！啊！"

她被拉进了一个空地，但她发现的不是鬼。相反，用一根棍子在地上刮出图案和奇怪的小波纹标记的是Hartford。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朝她看去，他的眼睛像湿漉漉的鸡蛋一样突出。他快速地刮去了一些标记，把土踢开。她觉得自己认出了一些符号，那些符号来自她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愚蠢荡妇的时候。

"等等！我可以，好像，认出了那些符号。”她弱弱地喊道。

哈特福德停下来，看着她。"你不应该在这儿。主人不允许你走这条路。这是他的狩猎地。"

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试图思考。"但是，好像，这是达芙妮的散步路线，对吧？"

哈特福德叹了口气，他的声音以他那种枯萎的方式拉长。"你真的像狗一样愚蠢，可能更愚蠢。散步道在南边，不是北边。你走错了路。"

她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哦天哪，我真是太笨了！"小小的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珍妮在他面前感到自己如此渺小。哈特福德并不高大，但转变让她的身高只有5'1，一个矮小并且胸大的女人。

"我-我没有意识到。哦天哪，他把我变得，呃，太愚蠢了！我永远也逃不掉！"

令她惊讶的是，哈特福德实际上给了她一个同情的眼神。

"我们两个都无法逃脱，除非我做他所吩咐的一切。"

达芙妮咆哮着，这只狗走来走去，看起来明显不开心。

"因为你，好像，曾经是他，或者什么的？"

哈特福德叹了口气。"我曾经是艾尔文。他为了保持青春偷走了我的身体。现在我像这样困在他的行将就木的身体里。只有当我给他他想要的生活时，我才能回到我之前的生活去。"

她点了点头。这似乎有点道理，即使有点令人困惑。她看着他在土里刮的东西。"那么这些超级奇怪的标志是什么？你在土里画搞笑的图形吗？"

他叹了口气，她感觉到哈特福德只是在迁就她。

"不完全是。我正在尝试去记住。特别是，我曾经知道的遗传学知识。"

他停止说话，他的脸因尴尬而扭曲。他轻轻地踢了踢土，破坏了达芙尼正聚精会神盯着的一个符号。

"我不应该说那个的，"老人说道。"你无法帮助我。你不能被信任。你现在是他的妻子。你失去的智力比我还要多。"

她握紧拳头，挺出自己饱满的胸部，它在她的运动胸罩里沉重地摇摆。尽管他是个年迈的老人，他还是不禁去看。她知道自己看起来像个愚蠢、轻浮的小模特，但她必须找到变回去的办法！

"求你了！如果我有办法变回去，我会尽全力帮助你也回去的！我们能不能，像，让你们交换脑子或者什么的？"

但他摆了摆手示意不用。"呸！你以为我没有试过，年轻的女孩儿！？我尝试过所有可能的方法。但我太虚弱，他让我变得顺从。"

这又一次提醒了她自己现在是个头脑空空的金发美女。即使看着老头子也让她感到超级不适。"顺-现在什么？"

"顺从。像你一样。"

"呃，你也吸他的大胖鸡巴！你喜欢那个味道吗？我喜欢。那个味道真他妈好吃我发誓这真的很尴尬。"

他翻了个白眼，珍妮意识到她说错了话。"不，我没有‘吸他的鸡巴’，愚蠢的人。但我是他的仆人。我没有力量让他回到自己的身体里。你都可以轻易地推倒我。"

"所以你，像，试图找出如何恢复你的聪明才智？"

他点点头。"所以，你没有完全心智退化。但这并不重要。没有办法。我记得一些方程式，但它们都七零八落了。我记不住它们。"

突然有一种冲动，她走过去抱住了他，尽管他有老人的难闻气味。他显然非常惊讶，尤其是她尽管身材苗条但却比他强壮得多。"这太不公平了！我是个愚蠢的金发荡妇，而你现在老得不行。我们必须阻止他！"

"正如我所说的，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智力都在他那里。伊尔文无法被阻止。他掌握了所有的牌。"

一种挫败的气氛笼罩了他们。珍妮感到恼火，她感到那种性唤起感回来了。并不是因为哈特福德，感谢上帝，而是她自己的兴奋。这通常是 她由于身体的兴奋而疯狂自慰的时候。甚至没有思考，她就抬起手开始捏她美丽的大胸部。

"嗯，"她咕哝着，舔着嘴唇。

"停止那个！"哈特福德喊道，她立即这样做。"天哪，我真是太抱歉了！我真是太尴尬了，我不能，像，控制自己！"

哈特福德叹了口气。"嗯，我想我不能责怪你。毕竟，我们的现状都是他造就的。"

即使她的心智退化，心中色欲无穷，她的头脑总是分心，但她明白他说的意义。这让他为她本应该是的那个男人感到哀悼，而不是她已经成为的性感金发花瓶妻子。

"是，我想我们是，"她说。"达芙妮也是。我是说，她现在是个愚蠢的狗，但她以前是——"

她停止了讲话，哈特福德给了她一个好奇的眼神。"是什么？"

"哇，我猜达芙妮很聪明，哈。我是说，她完全在修复你所有奇怪的数学图画！"

哈特福德飞速转身，快到几乎摔倒，他抓住自己的拐杖稳住自己。确实，达芙妮在哈特福德的旁边用脚爪在土地上划出了粗糙的符号，完成了未完成的等式，甚至重画了它们，即使它们难以理解。哈特福德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她——她记住了她过去的一部分。她以某种方式知道。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他转身面对珍妮，但她已经被她的指甲分散了注意力，正在调整她的胸部以便拍一张性感的自拍。她能去的地方没有信号，但她喜欢拍照给她的丈夫看。只有当她看到哈特福德的表情时，她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

"呃，你能，再说一遍吗？"

在这被她漂亮的小脑袋接受之前，需要很多的解释。最后，珍妮不得不回到她的房间，通过手淫让自己高潮几次，挤压她的大胸部，在女性的欢愉中呻吟。她所患的这种无尽的性欲几乎和她严重的心智退化一样限制了她。但在她满足了自己穿上漂亮紧身的粉色短袖上衣和牛仔短裤的需要后，她性感地回到了这由三个被改变的心智参与的"会议"中。

"你是对的，珍妮，"哈特福德说。"她可以理解很多所说的话。我从未考虑过，但那时我从未带她走过。我独自在树林中。

"我早就告诉你了！达芙妮超级聪明！至少，在某些方面。”

哈特福德点点头。"欧文错了。他并不是不可能被打败的。他可以被击败的。”

"所以，有是个计划吗？我对为他的私处感到超级兴奋和为他打扮起来，都感到恶心。他也完全希望我怀上他的孩子，尽管这很坏，听起来却太棒了。”

哈特福德看上去越来越富有同情，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沉。"我们只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让我们所有人的力量团结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力量。”

"对，你像是，更聪明，可以拖住我的丈夫。我最强壮，而且完全能够诱惑他，但我也超级笨。达芙妮知道所有的技术有关的东西，但她只是一只狗！"

达芙妮叫了起来，看上去对自己很满意。

"一个超级可爱的狗！"珍妮纠正道，一边轻拍这个生物，一边满脸笑容。

"那就没有——等等，你说诱惑他？"

"嗨!"她叫道。"我不是那么笨。我完全可以让把他操成一个傻瓜，你知道。他在我里面射精后头昏眼花。那也是我最像以前的自己的时候。”

哈特福德咬着他皱皱的老嘴唇。珍妮只能希望他正在形成一个计划。

"我想我们可能有办法让我恢复原状。然后，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帮助你们。”

珍妮洗耳恭听。该死的，即使想到这也让她咯咯直笑。

- p7 W3 R/ A\* r! V$ e\* E\* }1 u  
/ A$ W. a/ ]- s$ r- t+ j

来制定计划花了几天的时间，珍妮花了更多的时间来记住一些细节。但幸运的是，她的部分很简单。毕竟，这是欧文的机器让她几乎无法抵抗的东西：她需要和他做爱，她需要和他猛烈地做爱。

她甚至期待着这一点。

"那么，像，今晚就要发生了吗？"她站在入口大厅问道。

达芙妮叫了起来，上下跳跃。不清楚这只狗理解了多少，但它显然希望欧文被打倒。哈特福德只是点点头。

"确保按照你应该做的去做。。。"

珍妮咯咯笑了起来。"我会的，别担心！性是像，我现在唯一擅长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悲伤的陈述，但像许多悲伤的事情一样，她以一个愚蠢的方式作出反应，再次大笑起来。但这显然没有让哈特福德有信心，所以她收起笑容。"我可以做到。我想。也许。有点？"

"那足够了。”

就在那个时刻，庄园的前门打开，欧文走了进来。在阴天的灰光中，他高大，皮肤深色，英俊。珍妮忍不住。她跑到他面前，跳进他的怀抱，一次又一次地吻他。

"亲爱的！我一整天都在想你。我的阴道，就像，现在正在为你燃烧！"

欧文笑了起来，显然很享受她的迫切。"那么，让我们来解决它。这是一个漫长的一天，我想让我的亲爱的花瓶妻子知道她的位置：以我的鸡巴在她的体内。哈特福德，做个好仆人，帮我卸下车上的东西，然后把它停在车库里。”

哈特福德咬紧牙关，但仍然前进，按照命令行事。这让欧文有时间看着达芙妮。"狗在屋内做什么？达芙妮，出去！"

他想要踢她，但珍妮尖叫起来。"不！请不要，我的宝贝！欧文，就让她留在这里，像，就这一次！外面很冷。"

"她有毛皮，宠物。”

"但还是！如果你让她留在这里，我会和你做一些真正疯狂的事情。像，超级热辣的事情。”

这显然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他改变了主意。"好的，她留下。但不要毁了地毯。现在，让我们到卧室去。我想和你做爱，提醒你这个房子里真正的男人是谁。"

"嗯嗯 - 是的！"

事实上他就这么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欧文的身体非常有活力，尽管即使是他也无法匹配珍妮的色情狂程度，这都要归功于他对她的基因的干扰。当他一次又一次地对操她时，她在狂喜中大叫起来，尤其是当他对她有些粗暴时，告诉她谁是老大。他让她四肢着地，就像动物一样从后面操她，每一次冲刺，她都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只，一只发情中燥热的动物。

"内射我，我需要你的精液！"她哭喊着。

他做到了。当他在她体内爆发时，一个接一个的高潮击中了她。她的阴道紧紧地握住他的长鸡巴，几乎不让他滑出去，当他最后从她身上抽出来时，这引发了她另一阵喘息。她因为快感的余波而呻吟。